

玄珠录

十方诸法，并可言得。所言诸法，并是虚妄；其不言之法，亦对此妄。言法既妄，不言亦妄。此等既并是妄，何处是真？即妄等之法，并悉是真，前者何故言妄？为起言故，所以说妄。何故说真？为起言故。所以说真。何故起言，欲达彼耳故。彼何须听？欲通心故。何故通心？令得道故。

万物禀道生，万物有变异，其道无变异。此则动不乖寂。以物禀道故，物异道亦异，此则是道之应物。将印以泥印，泥中无数字，而本印字不减。本字虽不减，复能印多泥，多泥中字与本印字同。故曰：既以与人己愈有。

道无所不在，皆属道应。若以应处为是者，不应不来。其应即死；若以不应处为是者，其应若来，不应处又死；何处是道？若能以至为是者，可与不可俱是道；若以为非者，可与不可俱非道。道在境智中间，是道在有知无知中间。睹缕推之，自得甚正。正之实性，与空合德。空故能生能灭，不生不灭。

道能遍物，即物是道。物既生灭，道亦生灭。为物是可，道皆是物。为道是常，物皆非常。

经云：自伪不别真，请问真道之行？答：境尽行周，名为正道。舒心遍境，出智依他，他若处周，则为大体，大体既就，即隳小身，兼以小身，并同境分。常以心道为能，境身为所能，能所互用；法法界圆成，能所各息，而真体常寂。

问：经云，道与众生相结连，若为同异？答：道与众生，亦同亦异，亦常亦不常。何者？道与众生相因生，所以同；众生有生有灭，其道无生灭，所以异。异法不同处，名亦不相待。难：名既不相待，云何则得名于同，则得名于异，则得言于常，及言于非常。答：其法中各无比故，各无因故，由何得其名？若许有名者，明知一法有两名；若许无名者，明知一法无一名。答：我但强言之，所以有其名。虽强即一时强，是同亦是异，是常是无常。忘即一时忘，非同亦非异，非常非无常。其法真实性，无强无不强，无常无不常。云何于无中，而强立名字？答：入默难。其法若定是于默，天下无强者；若也有强者，其默还非真。又答：只为见默故，所以于中见诸强。其默元来无，明知亦无强。

论云：道性众生性，皆与自然同。众生禀道生，众生是道不？答：众生禀道生，众生非是道。何者？以是非道故，所以须修习。难：若众生非是道，而修得道者，乃得身外道。众生元不云，何言修得道？众生无常性，所以因修而得道。其道无常性，所以感应众生修。众生不自名，因道始得名；其道不自名，乃因众生而得名。若因之，始得名。明知道中有众生，众生中有道，所以众生非是道；能修而得道，所以道非是众生。能应众生修，是故即道是众生，即

众生是道。

起即一时起，忘即一时忘。其法真实性。非起亦非忘。亦非非起忘。入等存之，行者了之。得理则存，存中带忘则观，观中得通则存。道与众生互相因，若有众生即有道，众生即无道亦无。众生与道而同彼，众生与道而俱顺，云何立法教，独劝众生修。众生若得道，得道离所修。道若应众生，道即离所习。经即不许着，何得有修习？所言修习者，法因妄立名，妄法既非真，教言并糟粕。何故苦执教，而言有所修。是故道与众生教，三皆不可得。三既不可得，亦乃非是空。不合亦不离，真实之如是。众生与道不相离。当在众生时，道隐众生显；当在得道时，道显众生隐。只是隐显异，非是有无别。所以其道未显时，修之欲遣显；众生未隐时，舍三欲遣隐。若得众生隐，大道即圆通，圆通即受乐。当其道隐时，众生俱烦恼，烦恼即为苦。避苦欲求乐，所以教遣修。修之既也证，离修复离教，所在皆解脱，假号为冥真。

道常随生死，与生死而俱。彼众生虽生道不生，众生虽死道不死。众生若死，其道与死合；众生若生其道与生合。经生离死常与道合，方可方不可。若可与死者生，方则无道；若可与生者死，方则无道。其道无可无不可，所以知道常，生死而非常，生死之外无别道，其道外无别生死。生死与道不相舍离，亦未曾即合。常有生死故，所以不可即；不舍生死故，所以不可离。入等从等入观，观通入存，存若忘复观。观不妨存，存不妨观。观即存于存，存即存于观。存观不一不二，亦一亦二，入等复观而存之。

诸法若起者，无一物而不起。起自众生起，道体何曾起？诸法若忘者，无一物而不忘。忘自众生忘，道体何曾忘？道之真实性，非起亦非忘，起忘因何有？道即不遍于起忘，何由得名道？何由名起忘？还因起忘知实性，复因实性识起忘。成即一时成。灭即一时灭。入等谕明暗，虽生灭未曾舍虚空。虚空虽常住，未曾舍明暗。明暗有生灭，虚空不生灭。虚空有明暗，明暗非虚空。只是明暗空，复是空明暗。明暗与空不曾一不曾二，亦是一亦是二，亦非一非二，入等乃存。

常以所知为己身，以能知为己心，即知见等法为可道，知见性空为真道，知见无边为大身，似见为打眼，似声为大耳。识所知为大心，大心性空为解脱。解脱即心漏尽，心漏尽即身漏尽，身漏尽而非无，此等而即体常空。能观所观，总同属心，亦同属境。心之与境，各处其方实不来往，从何而起？若悟起同不起，即得于心定矣。

一切众生欲求道，当灭知见，知见灭尽，乃得道矣。虽众生死灭后，知见自然灭，何假苦劝修，强令灭知见？释：死不自由死，死时由他死，死后知见灭，此灭并由他。后身出生时，生时会由他。知见随生起，所以身被缠，不得

道矣。若使身在未灭时，知见先以无；至已后生时，自然不受生，无生无知见，是故得解脱。赞曰：死不自由死，死后有他生；知见有我灭，由我后不生。

身有重先了。身中诸有既空，其空亦空，心有天游；空有俱空，心无所系。

。

将巡以约人，随人有终始。何以故？人环共生巡故。难：此巡处在何方？人环元不增，云何得有巡？答：谛而观此巡，不在人环外，而得有此巡。巡又非声色，毕竟皆空。行者当以知，则同无知，无知谁当与？此等既无不有知，亦无有无知。又曰：其若有知，却有名无知，其知元不有，无有无无知。心中本无知，对境始生知；心中非无知，不对剩无知，人道木火亦然。故曰：无常可使有，有常可使无，因有对不对，有知有不知；不因对不对，无知无不知。有知有不知，有所而不知；无知无不知；无所而不知。故曰：身之所见，旧国旧都，望之畅然，况归无知至性至体之都邑乎！则洞然妙矣！

将心对境，心境互起，境不摇心，是心妄起。心自不起，因境而起。无心之境，境不自起，无境之心，亦不自起。可道为假道，常道为真道，若住于者，此常会是可。何者？常独住常而不遍可，故此常对可，故其常会成可。起言已出世，言常亦言可。常可既元无，亦无无常可。若在众言等，则是有言观其微；若悟众言空，则是无欲观其妙。

体用不相是，何者？体非用，用非体。谛而观之，动体将作用，其用会是体；息用以归体，其体是用。存之有四，忘之无一。

天下无穷法，莫过有与无。一切有无中，不过常与断。所生不过四生，生居不过大道。

不但可道可，亦是常道可；不但常道常，亦是可道常。皆是相因生，其生无所生；亦是相因灭，其灭无所灭。

空见与有见，并在一心中，此心若也无，空有之见当何在？一切诸心数，其义亦如是。是故心生诸法生，心灭诸法灭，若证无心，定无生，亦无灭。

通常四是，一常二非，平之则堕一，不平不见一，道则平与不平俱是道。

绝圣弃智，从凡至圣，此圣还对凡。当其在凡时，与凡早已谢，其凡既谢圣亦谢。凡圣两俱忘，无智亦无仁，寡欲而归道。问：绝圣已至于圣者，可许令其绝？元未至圣者，若为遣其绝？答：止论已至圣，不论未至者。未至元无圣，无圣若为纪。

大道应感性，此性不可见。众生愚智性，二性俱不见。以其不见故，能与至玄同。历劫无二故，所以名为同。又言：是亦不可。大道体真，未曾非道；众生体假，未曾不变。历劫殊方，所以名异。

大人握玄本，无心应物通。识通大道，是名大人。大道虽殊，无非大者

，故名玄本。

大道师玄寂，其有息心者，此处名为寂。其有不息者，此处名非寂。明知一处中，有寂有不寂；其有起心者，是寂是不寂；其有不起者，无寂无不寂。如此四句，大道在其中。又曰：有为动，无为寂。要摇始动，不摇自寂。只于动处寂，只于寂处动，只将动，动于寂；只将寂，寂若动。动寂虽异，正性出一，正性虽一，不关动寂，动寂虽二，正性不关，亦知泥印矣。若将寂心以至动，虽动心常寂，若将动心至寂，虽寂而常动。常有定故破其先，常有先故破其定。违则交相隐显，合则定慧二俱。

一心一念里，并悉合古今。是故一念与一动，非短亦非长，一尘一世界，非大亦非小。故圣人在今，能说古事，皆用追文逆历而得其实。是以今文说古事，古有皆可行，古无不可行，故曰：玉历出世，含归万理。

问曰：云何今日心，乃能念古事？云何古昔事，谓在今念里？古事若在今，则知过去未过去；今心若在古代，则知未来犹已来。若云定未来，云何有今能知古？若云定过去。云何古实犹在今？既将今心念古事，复将古事系今心。明知一心一念里，含古复含今。以是今古故，一心不可得；以是一心故，二心不可得。是则不一亦不二，能一亦能二，是有亦是无，无亦无有。以其是有故，将有以历之，以其是无故，将无以历之。弃无而入道，将有以历之；弃有而出世，世法既生灭；弃世而入道，道性无生灭，今古现无穷。故云：廓然众垢净，洞然至太清，世界非常宅，玄都是旧京。

问：丝中有五音不？答：有五音性。其丝未成弦，丝中无五音，丝中亦无性，亦无相结连。其丝若成弦，弹之有音相，不弹有音性，二有相结连。明知一丝中，有有亦有无，其中之性，非有亦非无。若欲破于有，丝中音性非是有；若又破于无，丝中音性非是无。以非有无故，破之不可得。

问：丝中无音，弹会出音；乘中无牛，鞭之即有，二无云何同？丝中有性，其性常有；丝中有音，音有兴废，二有云何同？答：各是二有二无，相因相结连，所以有无是各同烦恼。众生修得圣人道，又见得道之时无烦恼。徵得道之时，烦恼在何方？道复从谁得？又云：谛自观之，烦恼无藏处，而复无烦恼。明知烦恼灭，其道无他与，而复得道者，明知是道生。若许定如是，俱悉受生灭。其道亦不优，烦恼亦不劣，何须苦欲灭烦恼？求欲至道场，道于烦恼究竟并无余。又答：言道言我，道体本末之如是，于今不曾生烦恼。又答云：毕竟之如是，于今未曾灭，何故言道与烦恼，妄云有生灭。何者？谛观此四，毕竟不可违，乃于此法中，无余无不足。若言常住四，于法则不周，其一与无量，明知则不遍。若许能遍者，其四非真实。不审此复云何？答：其四各相违，生灭不同时，处一而三废，在二亦不惧。将一历诸，何多而不道？有一复有

多，故能有一有无量，故能有有复有无，故能常有断复有常，有优复有劣。大道正性中，无优亦无劣，不有亦不无，遣谁有生灭？既无物而生灭，故云道场与烦恼，毕竟并无余。行者行道之时，当守于正心，无失于正性。

问：性复是谁性，心复是谁心？答：还是四句。心复是诸法性。若无四句，并无其心；若无诸法，并无其性，有则一时有，遍法界而无方；无即一时无，并纤密而惧尽。在此无所言，强名为大道。

至道常玄寂，言说则非真，为欲化众生，所以强言之。言有四句，道皆起应，起应彼矣，便成四病。然句之所起，前后不同时，应一而三废。或言初而三未来，或言终而三已去。然一之所起，由三而得，此三即废，一亦不独立。当正在一时，此三早已忘，其三既忘一亦忘。

问：道何故起言要要须废？答：为众生有兴废故，所以将废废于兴，所以将兴兴于废。大道正性中，无性亦无废。处此地约四句而言，名为四句。心当在此处时，元无有四句。四句既无，其心亦无，始名大四句。心、大道、正性、真实之如是。

问：前言处一而三废，起四还废三，何不只起一？一若有优劣，何不简要者？一若无优劣，何须复历三？又：若使一言足，不须更起三；若使四言足，此三不应废。何故起四还废三？何故历三独存一？答：四言之中无优劣。众生未悟，故一言不足，故要假四言，故四句不同时，历一常三废，其三既废一亦废，何止在三。

问：此四句是生灭正法，道何故处其中？答：道无所不在，常在四句。所在皆无，四句非道。又问：四句中有有，何须以有而生有？四句中无无，何须以无而灭无？答：四句中有有，生之不可得；四句中有无，灭之不可得。此是自然生，此是自然灭，不由生者生。不由灭者灭。在是但有是，不生亦不灭，亦不不生灭。然此四句曾经言，故虽废不与未言时同；故悟人处俗曾经悟；故虽返不与未悟人同。一得正性，终不染俗，故曰一性不变异。

一切万物，各有四句。四句之中，各有其心。心心不异，通之为一，故名大一，亦可冥合为一，将四句以求心，得心会是皮，乃至无皮无心处，是名为大一。谕论芭蕉，剥皮欲求心，得心会成皮，剥皮乃至无皮无心处，是名为正一。故曰：逾近彼，逾远实。若得无尽无彼实，是名为真一。见无所见见无色，无色故则不见，无念亦然。守一破一知，虽守会同睡，譬如精思，闭眼思见，开眼思存，乃得内外之所用。

其道未曾四，以其性一故；其道未尝一，以周四物故。亦一亦四，非一非四，适其中实起，则名真一。真一者，寄言耳。只为法不言，所以见言法。其法若有言，复见不言法，遥相因待，交相见之。其中隐度，前后符信。从古至

今，无此是，无隐度；从古至今，有此是，有隐度。是知有无相违，今古异世，唯有符中正，一四象，同归实性，自然而然。化方待孰而变？草木虽无知，落实会生死；真道虽无知，落实是常住。

此处虽无知，会有无知见。非心则不知，非眼则不见。此知既非心，则是知无所知，此见既非眼，则知见无所见。故曰：能知无知，道之枢机。

当知三世之中，三世皆空，三世者，一半已去，一半未来，中间无余方，故皆空也。知三世空，喻如于灯。当欲灭灯时，灭时见灯不？灭时若见灯，此时灭未来；灭时不见灯，此灯已过去；灭不灭中间，于何而性立？过去未来之中间，但有名而无体，故知三世空矣。空故无身，无身何爱？既无所爱。即于道同。与道同空。故名爱道；空与身同，故名道爱。

道体实是空，不与空同，空但能空，不能应物；道体虽空，空能应物。

问：道能应物，物能得道不？物若得道，得道应便住，云何更受生？物若非道者，所修但得身外道。物终不得道，不假用修习。答：众生无常故，所以须假修，道是无常故，众生修即得。众生不自得，因道方始得。道名不自起，因众生方起，起即一时起，无一物而不起；忘即一时忘，无一物而不忘。优劣一时俱，有何道与物。众生虽生道不生，众生虽灭道不灭；众生生时道始生，众生灭时道亦灭。若许无私者，元始得道我未得；若使有私者，元始得道我不得。众生未生已先有道，有道非我道，独是于古道。我今所得道，会得古道体，此乃古道即今道，今道即我道。何者？历劫以来，唯智一道，众生而得者，即是众生之私道，只是汎众道，应私名私道。

破名者，指竹为水，指空为竹，是则一时是，非则一时非。

破体者，随众生识变而见有无不同。或见空处有，或见有处空，则破体也。名法观之有，或但变而不空，如见牛变成马，之言是马，不言是牛，亦非代彼立名。如一人得清净识见者，诸法亦清净；众人不得者，诸法亦浊秽。明知还是秽，法净复是净，法秽亦是有，法无亦是无法有。

识体是常是清净，识用是变是众生。众生修变求不变，修用以归体，自是变用识相死，非是清净真体死。

住以本实，不受虚名，虚名来者，各还与其虚。若将实来取，我即受其一；若将虚来取，我即受其二；如人不语来取，住实只得其一。